

恩格斯晚年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余永跃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不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与改造, 建立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 而且把政治经济学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研究对象扩大到“世界历史”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去世后, 恩格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从广义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

关键词: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 拓展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3-0094-03

作者简介: 余永跃(1967-), 女, 湖南平江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揭示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从本质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区分了狭义政治经济学与广义政治经济学,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恩格斯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 为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开头部分, 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 从最广的意义上说, 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P40)}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 第一次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的全面、科学的定义。在此之前, 虽然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例如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曾深刻地论述过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等等, 但是都还没有给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对象下过完整的定义。

恩格斯在这里给政治经济学所下的经典的定义, 和马克思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的论述是前后一致、有所拓展并更加完善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 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因而, 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当然是出发点。”^{[2](P1)} 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主要的不是研究生产的一般条件, 而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因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四个环节, 所以广义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与消费关系。因此恩格斯定义中所讲到的生产、交换与分配和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是基本上一致的。

恩格斯也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 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

* 收稿日期: 2006-04-11

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2](P44)}

恩格斯的定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生产关系。任何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规律。但是,因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研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时候,还必须密切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的运动形式、研究上层建筑的作用方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P160-161)}这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P160)}谁要想把火地岛的经济学与资本主义英国的经济学置于同样一些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之外,是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旧的生产关系迟早要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因此,支配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它是具有历史性质的。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进一步帮助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杜林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界限。

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出发,深刻论述了生产、交换与分配这几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把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比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他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P160)}

恩格斯进一步把分配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着重阐明了生产、交换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和交换的辩证关系。“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

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1](P161)}后来他在第三编社会主义的理论部分明确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P202)}

然而,“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愈是活跃,愈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到现在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1](P162)}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分配方式是适应生产方式的,人们大都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当分配方式基本上适应生产方式,尽管已经出现了某些不适应的情况,但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广大群众还是满足于这种分配的;只有当某种生产方式已经进入腐朽没落的阶段,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分配上越来越不平等了,才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1](P162)}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被认为是非正义的,人们表示道义上的愤怒,要求永恒的正义。但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能把诉诸“正义”、“道德”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要透过现象揭露本质,要揭示这种分配上不平等的社会弊病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同时要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因此,恩格斯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P163)}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广义政治经济学,它不是研究某一种社会形态而是研究各种社会形态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包括社会发展各个主要阶段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立。他认为:“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物,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

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3](P493)}他还指出,对于迄今为止在阐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所做的一切,我们只能归功于马克思。至于马克思的前辈们,他们只是打算提供仅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这自然是由于,在他们看来,经济科学不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

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史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它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P165)}。这就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某一种社会形态,而是研究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

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1](P164)}广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要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阐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所以,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1](P164)}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了资本主义以前各个社会形态的理论,建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则从广义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张登巧)

Engles' Extension in the Study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His Late Years

YU Yongyu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Marx criticized the old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reated a new one to study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His revolution developed political economics from a narrow study of capitalism economy into a general one to cover “world history” as its study object. After his death, Engles further extended the study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late 1870's.

Key words: study object; extension